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七十七

明 叙南張 岱著

蹇義夏原吉列傳

蹇義蜀之巴人也初名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太祖見瑢名問曰汝蹇叔後乎瑢叩首不敢對 太祖嘉其篤實即御書義字賜瑢易名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曰朕且大用義 太祖崩建文庶義名超陞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紞

時盡改建文諸例一復洪武舊制義從容爲　文皇言損益貴適時空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喜義忠朴或遂譖義不忘建文　文皇曰不忘舊君亦其義也永樂二年兼詹事七年巡幸北京佐太子監國義明典故識政體不動聲色事皆逆刃而決九年考滿賜宴奬諭十年父喪歸里服闋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送還京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勅建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馬俊巡應天諸

郡問民間疾苦考察黜陟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　文皇北征坐東宮事義與楊士奇同繫詔獄尋釋洪熙登極首晉義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晉少傅少師賜義繩愆糾繆銀圖書一諭曰朕有過舉即具疏用此封識及草黃文簡語　仁宗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寔朕心未幾又製蹇忠貞印賜之義忠學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嘗持兩端不能決楊士奇謂義

過思以諸葛恪譏之義應曰事不熟慮恐貽後悔
帝哂曰義士奇所言皆是楊榮或詆義語聞　帝亦
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譖榮者願　皇
上慎察　帝笑曰卿乃長者宣德初從征高煦軍中
進止多從義決時議棄交阯義力爭祖宗疆土不可
棄　宣帝不聽命擇人使交阯義舉伏伯安　帝問
原吉對曰不可義曰伯安有辯才必稱所使　帝又
問士奇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術遣使必辱國　宣

帝從二人言不遣伯安義亦不以二人為異已宣德三年從巡邊還　宣帝顧蹇少師老不欲煩以部務勅曰卿事祖宗積劬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今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官寅亮為職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卿其益展嘉猷用稱朕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奠郡進代尚書事又賜義忠厚寛弘銀印一七年命有司治第八年以義一品九年賜宴禮部　裕陵即位義齋宿得疾越五日

辛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當時稱名臣者必稱蹇
夏與蹇義同時者又有夏原吉焉
夏原吉楚之湘陰人也太夫人夢三閭大夫降其室
而生自幼端愿好學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賓禮
之領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
郁新奇之與商榷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原吉會劾息
事諸司　高帝命宥之新請必罪　高帝怒問誰教
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渠入教尚書者意中

原吉　高帝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筭生教臣臣愚

過聽萬死　帝下書筭生獄劉郎中又奏原吉專尚

書柄言前事寔原吉教尚書　高帝曰聞原吉能佐

尚書汝傾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筭生皆棄市建文

嗣位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

鎮蘄州請雖後轉左或言原吉建文用事人不宜大

用　文皇曰原吉忠於　太祖以故忠於建文人豈

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遣原

吉視水因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府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巷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湖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浦界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

沙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濬工費浩大且
灘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
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
廣川濬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引太
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
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濬傍有范家濱至南
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
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

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脩圩岸以禦暴

流　文皇從之從夫凡三十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

經畫暑不張蓋歲飢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

朝復出治水：浚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

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萬計皆取給於原吉從　文皇

北征兼掌行在吏部兵部都察院事八年　文皇北

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

玄齡視卿：宜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原吉每

旦入朝獨近扆前參決機務退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披案環立原吉口應手判事皆就理扈駕還京尋令侍太孫周行鄉落取蔬桼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 九年端孝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 高祖養成德器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孫居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於南京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

事蕭儀言尤峻　文皇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
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　文皇詭言官大臣
午門辨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
不知大計　文皇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原吉曰臺諫
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賛大議
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　文皇說盡釋言官大臣
文皇御便殿闕門每召原吉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
則恂恂若無預者交阯平　文皇問陛賞孰便對曰

賞賚於一時有限陞賞於後日無窮　文皇從之西番僧大寶法王來朝　文皇欲郊迎之原吉曰夷人慕化遠來宜示以君臣大禮設使萬衆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文皇咲曰卿欲效韓愈耶乃不出迎他日西僧入見便殿　文皇命原吉拜原吉對曰王臣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　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　文皇入咲曰卿過揚勉之拜獼猴遠矣十九年議征北虜原吉獨言頻

蹇義見原吉列傳

年師出無功內外俱疲況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慎
勿輕出　文皇怒出原吉塞外治粟籍原吉家入籍
者唯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即日召原吉還　文
皇問征鹵得失原吉歷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
畧執不變坐繫內官監　文皇竟北征阿魯台及兀
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又北征還至榆木川
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原吉愛我訃至太子走繫
所呼原吉哭曰楊榮至　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

不飲起太子即位復原吉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詔帝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無毋我有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進少保尚書如故洪熙元年冬無雪 帝作憂民吟屬原吉和時李時勉進詩激 帝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尋帝崩詔后詔急迎太子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太子既即位時時咨咨原吉原吉亦屢有建白宣德改元漢

庶人及指原吉徵斂租為奸臣首 宣帝夜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帝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咨議楊榮首勸親征 帝難之循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輙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氣也榮言是 帝意遂決三年賜範金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 帝念吉老勅緻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琎代原吉是

冬從閱武鄧外原吉生日 帝繪壽星圖為詩賜之

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原吉天性寬平酌大體畧

煩苛以故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繹騷人無識

不識皆謂忠靖公長者每朝回若有不豫色者夫人

問之曰吾欲進諫恐所以悟 上未獲故悒悒耳又

嘗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忠靖曰吾

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死生判於此矣吾忍輕下筆

耶一日忠靖飲歸夜半過關門雪大寒甚隸人請勿

下馬忠請獨下馬走雪中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呂震嘗於　帝前短原吉棄奸震為子求官　帝問原吉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吉吉力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郡守吉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或問原吉量可學乎原吉曰吉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有吏污吉金織賜衣懼而逃原吉曰污可浣也何

懼爲又有𡊮吉所寶石硏者驚遑無措吉召吏曰成
毀有數吾未嘗惜此懟遣之世䏰忠靖雅量比之王
子明歸稚圭焉吉治水東南時湖州慈感寺橋下大
蚌一珠常有蛟龍來攫忠靖宿寺中夜有老人訴曰
家此久被隣豪來奪吾女請大人一字爲鎭吉書一
詩與之久至松江夢一甲士訴曰鄰女聘久懸大人
手筆抵塞不肯嫁請賜判吉曰是慈感寺女耶甲士
曰然吉叱之去次日牒於海神雷雨大作一蛟震死

及還朝　帝問狀對曰此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臣何能焉　帝悅楊文貞請錄付史館　帝以事涉幽怪不允

石匱書曰蹇忠定夏忠靖皆　太祖所造就人材以貽厥孫子者也其禔身也肅而栝其操心也堅而凝老成持重雖泰山崩於前而屹乎不之動焉使　建文嗣統而以天下大事一以委之二人則寧致有革除之變乎哉嗟乎避國有才避國不能自用乃卒用

齊黃而不用蹇夏豈非天哉

石匱書卷第七十八

明 紉南張 岱著

三楊列傳

楊士奇本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生一歲而孤從其母改適羅性〻為德安同知伏獵祭祀率其諸子獨遺士奇士奇悵之聞母得故困摶土做主書其三世先人名祀空廨中旦入焚香作禮時〻泣下性覘知大奇之性坐累謫戍士奇竟與母歸家益貧力學

自奮遇有古書雖殘編脫帙無不搜取十五授徒里中踰年從游甚衆弱冠游章貢章貢令重之請攝巽江教事巽江令邵于鏡一見相好于鏡爲人廉介而稍谿刻士奇常有規正頃之遭誣亡入武昌變名立可客江夏聞建文初以博學徵入史館纂修 高祖實錄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得士奇文大驚以爲王佐才奏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靖難後改編修入直文淵閣與密勿時初建閣學

士解楊諸公以機敏承眷顧士奇獨持重慎事未嘗以賢智先人議大政審衆而析其衷又廉靜寡慾有文學能經籍 上益愛信是年廣東布政徐奇至京師將有所遺於廷臣或得其疏記擬聞 上點首召士奇至前出示之曰曷遺爾對曰徐奇往爲都給事中稚游諸臣即臣亦文奇：之官衆作詩文送之臣適病未能今有所遺盡酬昔䝨臣之見遺臣以病也 上曰爾時不病亦作送否對曰不敢異衆 上曰然

則曷遣諸大臣對曰諸大臣受外臣餽臣素不聞殆奇意為之今受否尚未可知柳其所列不過嶺外土物而已無貲賄　上取疏記焚之二年兼中允　上巡幸北京輔太子監國每為太子言尊君順親之道而太子日見親信後　上頗不理於太子召士奇問之士奇枚舉皇太子孝敬誠慎數事以對　上曰亦子道當然對曰古聖賢亦盡其所當然者耳且太子天資高有過未嘗不速改存心以愛人為本將來必

不負　皇上付託　上説十二年正旦日食　文皇
詔百官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
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
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
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為中國羞
後有自契丹還者言國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文
皇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
十四年　帝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

獨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義對不知豈諱之
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供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等
言者但漢王始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令
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陛
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為永世利 帝
默然起還宮後東宮為二王所搆宮僚咸得罪下獄
上終眷士奇釋勿罪及仁宗即位陞禮部侍郎華蓋
殿學士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嘆謂蹇義曰新華蓋

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寬卹詔方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斛為香炭與詔意戾 上大喜立減十之五有頃海內治平者 上示諸大臣士奇曰流徙未歸瘡痍未起何得言治平乎頃 上畄意九月呂震言於 帝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服 帝未答震退徧語群臣易吉服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 成祖皇帝仍素衣冠

絰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
曰朝廷事偏爾執拗尚書蹇義兼取二說群臣皆素
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帝亦未答明旦　帝素冠麻
衣絰出視朝文臣唯士奇武臣唯英國如　帝服羣
朝　帝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遽易士奇
所執是也士奇持論剴果每與兵部尚書李慶禮部
尚書呂震相忤　上憐士奇孤立曲為調劑和輯之
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容與朕言李慶輩不

識大體不足語也洪熙元年命士奇尚書禮部復改兵部士奇辭曰臣為少傅大學士已踰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帝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八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褰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　帝曰朕成卿志乃聽辭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呂震等奏其責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陛下

容之　帝猶不懌士奇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必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　帝惕然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故　帝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於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北卷取中十分之四則得其平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勝移

師彰德　帝問楊榮〻亦力贊　帝又問蹇義夏原
吉義原吉依違而已榮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
當有實今以何為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
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蹇夏復見榮
曰　太宗唯三子今　上唯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
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以士奇言
白　帝〻不懌而止乃言者攻趙益急　上召士奇
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王

於陛下最親　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群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于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帝乃賜士奇文綺曰賴汝不失親親　誼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為陳氏後士奇與榮贊上決策割棄交南兵戈永息一日　帝立便殿召士奇有怒色屏左右語張瑛言榮嗇馬甚富令察之皆邊將遺榮榮大負朕士奇對曰榮屢從

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 帝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卿卿顧為榮地耶士奇曰榮有敏才知大慮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上乃釋然六年七月夜且半 帝微行至士奇宅士奇伏地言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自輕帝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遂屏左右語良久乃去士奇頓首曰白龍魚服誰識至尊萬一變起草莽倉

辛何倫　帝頷之還宮明日遣使詰問車駕臨幸何
不謝對曰至尊夜出臣至今心悸何敢謝後旬餘錦
衣衛獲二盜盜殺八官捕急遂私約候車駕之玉泉
寺伏道傍作亂得寔以聞　帝嘆曰士奇言不虛正
統元年加少師皇太后大漸召三楊至榻前問朝廷
尚有何事未辦者士奇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
御四年當命史官脩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
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於一時萬世信

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定名領之其二名亦首肯

其三方孝孺已誅　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

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六年

麓川蠻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為總督而以刑

部郎中參之士奇贈詩有征蠻怨遠圖之句師雖有

功寔為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科道官

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事上士奇乞致仕　帝

優詔留之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

謚文貞

楊榮建安人領福建鄉試第一建文二年成進士授編修　文皇入金川門榮迎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　文皇啞然曰固當先謁陵已與解縉等七人同簡入閣而榮年最少亦最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文皇急召七臣皆已出獨榮在示之奏而曰爾後進也寧解此當發何處兵救榮對曰不須救臣常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

虜必退矣但勑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足矣
夜半報至虜圍鮮詰旦　文皇以報示榮曰何料之
審也永樂二年立太子陞左諭德仍兼侍講其秋召
對左順門嘉榮敬慎賜象笏幞頭公服二品金織紵
絲衣疾命中官御醫適夕守視時報病狀瘉入謝
上喜命更休息旬餘乃出五年命視邊廿肅還奏稱
旨　上手剖爪賜之自是以榮習邊凡三奏使榮有
父母喪並奪情　上三巡北京三征虜獨榮與學士

胡廣諭德金幼孜扈從八年二月度野狐嶺至山頂

文皇召榮及廣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

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

諜知虜酋本雅失里與其下阿魯台讐殺亟召榮諭

曰賊果自相殘爾詩其讖也三月駕發凌霄峰榮與

廣幼孜及刑部侍郎金純夜失道幼孜墮馬廣純不

顧去榮下馬爲整鞍轡掖之騎復墮鞍裂榮以所乘

馬乘之而自乘孱馬竟夜歷塹險中至午方見　上

上遣人四索三學士及見大喜問故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命非榮誰能免乎榮謝曰僚友當然　上曰廣與純不僚友耶使掌護衛勇士三百一不隸於諸將賜駕前先鋒銀牌榮還京請終制賜金幣馳驛勑中官護行趣歸既至復榮家自是兼命輔導皇太孫是時中外祥瑞數見侍臣數進詩歌賦頌　上親第其高下黃封寶楮榮賜尤多命榮輯周程張朱諸書統會成編賜名性理大全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北

京营建規制多出榮磚石灰礫之庀榮悉識理示後
亡何三殿災榮直入麾衛士遷御書圖籍 上嘉賜
銀酒鍾古銅器始 上簡七臣為親臣其後多坐輔
監國得罪歎士奇至慎不免下獄獨榮與廣幼孜
上内嚮之榮尤以謦欬見親稱學士而不名二十二
年三月復征北虜 上崩榆木川榮密議秘不發喪
召匠入液錫為椑：成推殮而錮之殺匠以滅口令
上食如常儀時議或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

曰　帝在稱勅今稱勅詐也罪孰當之次儼等峰榮
先馳訃皇太子八月至京　仁宗涖祚進太子少傅
兼謹身殿大學士復賜勅曰　先帝崩殂六軍在外
卿盡忠謀鎮定衆斷襄際荒悼報卿甚徽其加賜金
幣寶鈔白米特晉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卿
當領服其各勅護塋山陵元年勅修　大宗實錄命
榮總裁辛巳　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洶
榮奉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　宣宗即

位益推心委任閏七月勅修　仁宗實錄復為總裁
宣德元年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漢
王叛　上召榮定計榮請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
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
臣請先行　帝從其計榮即晝夜疾馳至即合圍并
軍士築土山：：成而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
王遂開門出降改樂安為武定州二年二月賜鈔銀
圖書五十一月皇長子生　宣帝親酌酒賜榮十二

月召至東苑詢訪時政三年 上遣中使瞷各輔臣
士奇退朝閉門謝客榮獨賓朋滿座 上召榮問之
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待彤廷外人欲見
而無隙若不啓門延納天下士兵民休戚臣焉得而
知之 上悅八月扈從巡邊給內廐良馬師次寬河
過鹵將入寇 上親帥師勦平之班師還京榮進平
胡詩十篇四年正月陪祀南郊端午節 上食鰣魚
賜榮敕曰南京進鰣魚朕獻 宗廟薦 母后尚食

方進朕肱賢臣念同饗之特旨賜卿侑以醇酒思古者君臣安樂有嘉魚之詠復制一詩見意食枸杞酒勅賜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食石榴復賜之而副之詩曰文詞淺近卿無吝改正五年進少傅仍兼二職十年正月 上崩 英宗踐祚命護塋山陵復總裁實錄進少師時王振用事欲諷退三楊曰朝事多賴三先生顧三先生年高無如後何士奇曰某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榮曰如某衰殘念退久矣政欲舉人

自代耳振遐士奇曰公何得遽言此榮曰振厭我輩矣片紙從中下曰某某入閣則我輩束手而已薦而得用固我輩人也遂疏舉陳循高穀苗衷三人士奇服其敏正統五年二月從耕籍田禮成即上章請告展墓詔降勅書諭遣卿其念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命中官阮江護行趣還京北上至武林驛亭年七十卒聞 帝為之慟輟朝一日贈太師謚文敏

楊溥楚之石首人建文元年領湖廣鄉試第一明年

成進士授編修請難從侍東宮陞太子洗馬東宮觀
漢書稱張釋之溥對曰釋之誠賢非漢文帝寬仁亦
未得行其志因采文帝事編類以獻東宮大悅時二
王巧中東宮〻僚多得罪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
上遲　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
奇金問繼至　上曰且宥士奇問何人乃得侍太子
下法司訊詞連溥及爲善王愷遂下詔獄溥在獄十
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粮不能繼又　帝怒叵測日與

死憐溥但日夜讀書不輟同繫者止之曰事至此讀
書何為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五經子史讀之數周
後晚年遭遇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力
也　文皇崩　仁宗釋原吉即釋溥溥出獄哭　文
皇伏地不能起　上亦哭陞溥翰林學士　上欲近
溥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　上手閣
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
事如有建白封識以進宣德改元復還內閣　上召

溥語及治兵溥對曰兵貴訓諌有方撫養得宜 上
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力若素不訓養
一旦驅之矢石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三年扈 上
出喜峰口征虜四年 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每念創
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常為憂惕近來群臣好進
諛詞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曰臣不敢忘報稱
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匪難受之為難
上曰然是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入弘文

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六年 上坐文華殿三
楊並侍 上曰朕念 太祖創業垂統 太宗撥亂
濟危朕承鴻業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是
不明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用是撰述成詩揭之座
右朝夕省覽今以賜卿卿當亦思開創之難悉心輔朕
朕與卿等其共凜先訓九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兼學
士十年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士奇榮同知經筵
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晉武英殿大

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惻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時四朝賢相必稱三楊三楊者士奇以江西稱西楊榮以居第稍東稱東楊溥以郡望稱南楊正統五

年東楊先卒七年西楊卒十一年南楊文卒而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

石匱書曰士奇似李文靖范文正而識稍泥禁似裴晉公而才小遜之溥似司馬君實陸宣公而文采不及又有言文貞之雅差近名文定之敦差近寔文敏之練差近術其然豈其然哉

又曰漢庶人之叛也非楊文敏之贊帝親征國事幾失矣其還師欲襲趙也非楊文貞之力止國思幾

失矣雖然吾猶以文貞之功大於文敏焉

石匱書卷第七十九

明 叡南張 岱著

周新列傳

周新字志新南海人初名日新 文皇嘗呼新遂爲名以舉人授大理評事有疑獄輒一語決白之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人目爲冷面寒鐵長安中至以其名恐小兒轉雲南按察司改浙江至界見群蚋飛馬首尾之榛中得一暴屍身餘一鑰一小鐵識

新曰布賈也收取之既至使人大市中布一一驗其端與識同者皆留之鞫得盜名屍家人與布而置盜法家人大驚新坐堂有旋風吹葉至異之左右言此木城中所無一寺去城差遠獨有之新曰其寺僧殺人乎而冤也往樹下發得一婦人屍他日有商人自遠夜歸將抵舍潛置金叢祠石罅中旦取無有也商白新新曰有同行者乎曰無有語人乎曰不也僅語小人妻新立命械其妻考之得其盜則其私也則

容綦至私者在伏匿聽取之者也凡新為政多類此新行部徽服視屬縣縣官觸之收繫獄遂盡知縣中疾苦明日縣人聞按察使來共逆不得新出獄曰我是縣官大驚錢唐令葉宗行者有廉椂新徽行其廨惟見笠澤魚腊初從其家寄來者新袖少許出明日召宗行飲出視之宗行卒新手書祭文入而哭之哀人有遺新〻懸置堂後他人受人遺者必聞冷向寒鐵公知不也當此時也周廉使廉聞天下錦衣指揮

紀綱者最用事使千戶緝訪浙中千戶在浙中作威受賕會新入京遇諸涿即捕繫千戶涿獄千戶逸出訴綱綱更誣奏新　上怒逮之既至抗聲陛前曰按察使擒治奸惡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奉詔書死死不憾矣　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作直臣死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墜　上不悅問左右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　上曰嶺外乃有此人一日　上見緋而立者叱之問為誰對曰臣新也上

帝謂臣剛直使主城隍浙江爲 陛下治奸貪吏言已不見新姿幹高偉好學能文所至貧民冤繫皆喜奸從猾吏則戢魄落膽又稱生閻羅云初新未遇時其妻縫紉自給及居官同官私屬内讌新妻荊布如野婦盡慚其内客新送妻獨卷遺衣書以歸新無子楊信民巡撫廣東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吾黨莫及也時周新妻以自俸新妻死浙江仕廣者皆賻塋石價書曰我明之以寃死者景中丞清于少保謙周

廬訪新三人者皆能見形于天于以自訟其冤其為鬼也亦厲矣使後世之冤死者立鬼盡見盡能如三人者此則後世之人主亦少知警乃竟冥冥無聞何鬼之古靈而今不靈也嗟嗟伯有為厲大夫不安立明其欺我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

明　紱南張　岱著

宋禮列傳　附藺芳金純周長

宋禮永寧人也以明經充貢補國子生洪武中諸生以才能選者皆待以不次禮受山西按察僉事持法嚴峻鋤奸剔蠹無少貸　文皇即位擢工部尚書九年二月命開會通河會通河故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時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禮發

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禮築壩於汶上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水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分為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啟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自是河成禮上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一入徐州一入臨清

河流清淺舟楫通塞係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別引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空趨時閘濟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濟者不過三里河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是年入濟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黑歲為患築修隄防民用

困弊至河決大壞民田事聞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
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命尚書
宋禮董之禮因奏曰近日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
臣惟足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
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隄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
民力須為長久之計臣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
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洩于土河則無漫衍之患復
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盡自衛河岸東北

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絡三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可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八十日可況 帝從之河成禮還京賜金帛慰勞有加十四年營建北京命禮取材川蜀又六年卒於官時有薦芳者以吉安知府坐事謫為辦事吏從禮治河果有建明禮薦其才遷工部主事因言天下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為甚今於中灤分導河流使緣故

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隄岸掃壓止用蒲繩泥艸不能堅久不若用竹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樁木釘之中實以石腳貫以橫木則水可殺堤可固而河患可息從之尊推芳為工部侍郎芳山西人以孝廉起家有聲譽凡日所施行夜必告母有未善者必杖責之芳謹受教不敢違又有金純周長皆以治河顯金純泗洲人洪武中國子生為文選郎中陞江西參政召為刑

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所至有政績淮泗閘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以暑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訟繫錦衣獄　帝念純老陞與致仕去純在刑部獻陵嘗諭純及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尚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御等須執正周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藁

城戰有功歷官都督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

石匱書曰西北之水悉注於東南而以東南之粟帛財貨輓輸於西北以補天地之缺爲會通河者其以洩西北之水而輸東南之粟帛財貨者也譬之於人如腸胃然稍有關塞則水火爲之不通病且在國矣宋司空董治河如治病觀其抵掌談之如扁鵲垣見一方其肺腑盡見而手到病除無不見效古人舉事其有倫有脊也如此哉